

2010

龙州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龙州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龙州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龙州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主 编：余晋良

责任编辑：叶建军

封面题字：钟家佐

校 对：周广鹏

隆李奎

叶建军

龙州文史

第十二辑

出版 政协龙州县委员会

编辑 政协龙州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

内部资料准印证

№130358

印刷 龙州县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7 字数：99千

1993年6月出版 印数：1—500册

工本费4.20元

目 录

回 忆 录

- | | |
|--------------|---------|
| 革命烈士纪念碑建碑经过 | 吴纬武(1) |
| 我的父亲与“万益祥” | 林树清(3) |
| 民国初年龙州商业纪略 | 冯炳玳(11) |
| 日机狂炸龙州亲历 | 陈 衡(14) |
| 解放前夕教师生活待遇忆述 | 吴少春(16) |
| 龙州壮文教育回顾 | 王中权(19) |

社 会 历 史

- | | |
|------------------|---------|
| 中越边民睦邻友好关系概略 | 赵景适(25) |
| 龙州人民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贡献 | 陆汉邦(34) |
| 龙州海关小史 | 陆 志(37) |
| 龙州县中越边境会谈会晤记事 | 赵 适(41) |
| 龙州县1990年人口普查状况简介 | 林日升(47) |
| 龙州崖洞葬 | 杨统邦(55) |

古城龙州漫话	阮 亢 (62)
解放前的省立龙州医院	赵 适 (67)
抗敌演剧宣传四队在龙州	黄洪波 (69)
	黄如武
龙州体育发展概略	刘德宏 (71)
苏元春与龙州文人赵荣正	小 史 (77)
新风粤剧团在龙州	朱日成 (80)
红八军纪念馆及龙州起义 革命旧址简介	侯成福 (85)
龙州县中越边境贸易	陆汉邦 (91)
龙州县的蔗糖生产	梁耀光 (97)
龙州县水泥厂简介	黄奇东 (103)
龙州县家畜人工配种站简介	甘作龙 (106)
布局边贸点小史	陆 志 (108)
几位龙州名人简介	刘德宏 110)
第一个从台湾驾机归来的江富考	陈 衡 (116)
“草寇英雄”何兴昌二三事	彭东友 (118)

民俗风情

- 龙州风土诗简介 龙 风(126)
金龙人的家礼家规 农振才(132)
龙州县民间舞蹈概况 卢 源(134)

龙州风光

- 中山公园序 韦云松(138)
紫霞洞碑记 清·蔡希邵(141)
龙州几处文物景点简介 吴 凡(143)
封面：龙州陈勇烈祠 谭夏忠摄

革命烈士纪念碑建碑经过

吴纬武

1959年下半年，继右江红七军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自治区民政厅转发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要我县筹建纪念红八军革命烈士纪念碑和红八军革命文物陈列馆，将红八军司令部遗址维修作为自治区一级保护单位。经县委研究，成立了建碑筹委会，并指定县委副书记凌琅同志、副县长农其振同志专抓这项工作。县民政科科长黄济，把纪念碑的外观设计、艺术装饰和施工等交给我负责。当时我正在南宁筹备自治区工农业展览馆和军区军事展览，我接到任务后，立即拜访了民政厅主办建碑负责人蓝鸿恩同志，听取上级的意见和指示。回县后，我即开展工作。

一、纪念碑的外观设计。我参考了首都北京和自治区首府南宁两级革命烈士纪念碑的规划，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国家一级碑身高为45米，省二级为25米）结合本县实际设计纪念碑身高18米，宽5米，占地2000平方米。碑的艺术装饰，以突出少数民族图案为特点，如碑身四面为中央和区领导题字，围以少数民族常用的寿形图案，取意万古长青。

二、纪念碑的位置选择和奠基。碑以坐南向北，心向中

央之意。纪念碑位置的选择，开始提出三个方案：一是在原中山公园入口处的何建南烈士墓地附近；二是在中山公园内原一八八师抗日烈士墓地处；三是在中山公园内水文站附近。后经县委讨论决定，采用第三方案，即现在纪念碑这个地方，占地4000平方米。这个地段住着菜农梁家仁等四户，经做工作后，他们都能服从建碑用地需要，在政府的关怀下，高兴地搬迁到别处居住。1960年清明节，革命烈士纪念碑破土动工并举行奠基典礼，县直机关、学校、厂矿有300多人参加，县委书记段书香等领导同志亲临铲土奠基。

三、纪念碑落成典礼。纪念碑由龙州县建筑工程队承包建碑任务。备料阶段所需标准石米，我来回跑南宁二十多次，最后得到区计委谢金言同志协助才完成任务。碑身四面首长题词由区民政厅负责。正面“革命烈士纪念碑”是国务院的一位秘书写的。南面是邓小平的题词：“革命胜利果实是烈士们的鲜血凝成的。红八军和人民革命先烈们的丰功伟绩，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北面是韦国清的题词：“革命烈士精神不朽。”西面是张云逸的题词：“革命烈士的伟大功绩，永远留在人民的心间。”各面题词，为镀金凸字字体，比原来大4~6倍。整个工程用了一年半时间基本完成，建碑费用共20000元人民币。1962年，主体工程基本竣工后，即进行广场清理和植树种草。1964年清明节隆重举行落成典礼，全县各机关、学校、厂矿二千多人参加大会。纪念碑建成后交由公园管理、保护。

我的父亲与“万益祥”

林树清

解放前，龙州是我国通往越南主要出入境口岸之一，也是广西西部各边境县贸易集散地，商贾云集，在历史上是个比较著名的商埠。

前来龙州经商者多为广东人，我父便是其中之一。他名吟卿，字修咏，1874年生于广东省新会县司前乡棠坑村，1961年卒于龙州，享年87岁。我父幼年家境十分贫寒，在19岁那年，适值同族兄弟林有蒋从广西宁明县通乡省亲，我祖母几经恳求，最后同意带我父上广西谋生。

到达宁明后，我父便在林有蒋开设的米铺里打工。打了三年工才还清从新会上来的路费。由于我父为人诚实又勤奋，故经常被派押运大米到龙州销售。当时龙州呈现一派商业发达、生意兴旺的景象，我父深为羡慕和向往，于是便辞工到龙州一闯。我父从宁明来到龙州，因人地生疏，无处投靠，便以班夫人庙为棲身之地，以搬运维持生计。后被万益酱园老板梁森廷所赏识而雇为工人。

万益酱园店始建于宣统元年（1909年），店址在龙江街（现中国工商银行行址），占地20多亩。当时酱料业只有两家，另一家为绍泰昌，位于南街，老板廖子章，广东南海县人。两间酱料店都拥有用作发酵、晾晒酱料大号水缸

三、四百只。而万益酱园店还有一只一次可煮熬二百担酱油的大铁锅，生产规模较大。

万益酱园的产品虽然供不应求，但尚无自己的名优产品，为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我父经常找老板商量，同制酱师傅一起研究，生产出一种色香味俱佳的滴珠酱油。它是一种经过一定时日的晾晒，不够期不出货的深黑色原汁酱油，倒入杯中或碗里，酱油如珠豆般徐徐而下，滴珠酱油因而得名。该酱油是佐餐上乘佳品，蘸食白切鸡或其他菜肴，齿颊留香，别具一格，深受群众欢迎。继之又研制生产的小磨麻油和糟乳，均用专制瓦罐盛装，颇负盛名。以后，生产的产品有：白生晒、九六油、酸醋、酸芥头、酸辣椒、酸姜、海鲜酱、苏梅酱、黄皮酱、鸡皮酱、豆酱、盐渍柠檬、酸梅等。万益的酱料不仅供应本县及邻近各县，还销往越南。我父到万益酱园做工时，工人有10多人，二、三年后增加到20多人，全年酱料销售额占龙州酱料业2/3以上，年产值约为四、五万元桂钞（当时的市面流通货币，与广东东毫比值为1:0.9）。

1927年，老板梁森廷要到北海开发盐田，另谋发展，将酱园交给我父主持，新立“万益祥”铺号，股东为梁森廷、林吟卿、谢福记、黄禄记（谢黄两股东均为越南华侨）四人，资金共七万银元，总店设在南街。原万益酱园亦改名为万益祥酱园。聘请陈宗球为经理，我父作为股东代表总理一切。

我父根据省港佛市场情况，审时度势，在搞好酱料生产的同时，广开生意门路，千方百计多赚钱，为万益祥的生存和发展花费了许多心血。

佛山是加工纱绸的主要基地，主要染料为薯莨，国内产量少，供不应求，而越南七溪盛产薯莨，货源充足，但在龙州从来无人问津。我父于是抓住这个机遇，立即组织首批七溪薯莨运销佛山。经试用后，其质量不亚于广东禄步薯莨，而价格相宜，很受厂家欢迎，纷纷要求大量订购。机不可失。我父即亲自到越南七溪，与当地罗隆昌建立长期合作经营薯莨的关系。从此，龙州薯莨在广州、佛山占有一席之地，为“万益祥”开拓了新的市场，也为龙州农副产品远销省外打了基础。

“万益祥”自经营薯莨生意之后，又从广州、佛山、南宁购进龙州所需之货，如铁板、铁钉、铁线、京果、海味、茶叶、香烟、熟烟、烟纸、火柴、粉丝、黄花菜、笋干、白果、薏米、红黑枣、罐装煤油、生盐、熟盐、红钱纸张、炮竹、天厨味精、各种调味品等，生意与日俱增。

龙州盛产蜜糖，榨季每圩上市多达一、二百担，但任人压价，成交寥寥。蜜糖经土法加工可制成各级白糖和片糖，广州、佛山等地十分畅销。为了打开龙州糖市的局面，我父又大搞蜜糖生意，为“万益祥”开辟生财之道。我父由于出身贫苦，经营生意除了赚钱外，尚有体恤农民的良心，因此，自开始收购蜜糖之日起，都本着按质论价原则，同糖农进行公平交易，从无发生过压价或其他争议之事，即使糖农暂不想卖，多看一下市情，也听任尊便，散圩后仍然收购，不予以刁难。因而深得糖农的信赖，生意越做越兴旺。据不完全统计，从民国16年（1927年）至民国38年（即1949年），每年收购蜜糖3000—5000只，加工成各级白糖和片糖16万市斤以上，销售额为16—18万

银元。当时“万益祥”在龙州糖市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解放前，广州对柳州杉木需求甚殷。我父曾三次只身前往大瑶山区收购，获利甚丰。最后一次到柳州收购杉木，货值达六、七十万银元之多。当该批杉木运至广东三水县三水河口时，被驻扎在那里的广东军阀陈炯明的军队拦河敲诈，声言要交五万银元过境费才放行。迫于无奈，我父愿出三万银元，求其放行，但对方拒不让步。我父是个老实人，不谙当时官场的黑暗腐败，结果吃了大亏。他们凭着人多势大，漏夜将全部杉木运走。我父不屈服欺压，便跑到佛山，向南海县呈递状纸，同他们打起官司来。天下乌鸦一样黑，军阀和官府串通一气，彼此袒护，互相利用，还扬言要捉我父归案法办，以绝后患。我父信以为真，匆匆逃往香港躲避，以防不测。到香港后请人到佛山、三水打听，才明白这是军阀敲诈得手后串通衙门惯用的伎俩，悔恨莫及。人生之旅，有成功也有失败。我父受此挫折打击，悔而不馁，立即从香港取道越南返回龙州，决心继续把“万益祥”搞得更好。

我父以“万益祥”为基地，生意虽好做，但却受制于交通不便。要发展，必须解决交通运输问题。民国19年（1930年），我父亲自到南宁同梁明珠、廖经甫等好友商量成立龙州电船公司事宜。在这些老板的配合支持下，在广州订造了一艘100匹马力的电船，并命名为“明江电船”。当年夏在龙州首航南宁。“明江电船”可载乘客120—150人，载货量二吨，还可拖带驳船两艘，载货量10吨。电船公司业务在龙州由“万益祥”代理，在南宁由“厚和祥”代理（即电船股东廖经甫的商号）。电船办房聘请罗佳和黄冷虹二人负责，郭显堂、雷三为正副带水。明江电船通航以

后，为繁荣龙州经济起到一定的作用。1936年明江电船在崇左牛仔滩触礁沉没遭劫，使“万益祥”蒙受不少损失。

三十年代，是“万益祥”的鼎盛时期。民国23年（1934年）“万益祥”又在圩地街（即现康平街）增设一间支店。至此，“万益祥”总资产达四十多万银元，职工人数将近五十人。经营范围之广，商品之多，在当时的龙州商界中堪称首屈一指，远近闻名。

“万益祥”不但注重内贸生意，还致力于发展外贸生意。抗日战争前，中越边境贸易甚为畅盛，“万益祥”将自制的酱油销往越南，又从越南大量进口薯蓣、桄榔粉、木耳、胡椒、砂仁、香菇、白藤、玉桂等土特产转销国内外；经常派人到八角乡和宁明海渊产地收购八角、茴油、桐油等农产品运销香港；还和南宁有行街吉祥行合作经营，将都安纱纸经过精选贴上双金钱商标出口香港和东南亚，一时成为畅销货。

“万益祥”生意数得如此之活，如此之大，其奥妙主要是，在业务上除了善于经营管理和善于把握市场动态外，还通过建立广泛的业务网络和信息网络。当时，我父利用自己的社交关系和讲求信誉的经商道德同南宁、梧州、广州、佛山、香港和越南边境各地及海防的商号建立购销业务关系，并了解到国内外信息动态，做到心中有数，“稳”、“准”买卖，抢字为先，出奇制胜。这种经营方法，在当时来讲确属难能可贵。

我父经商几十年，从不失信于人，所以凡和他做过买卖的人都说他可靠。例如，他做买卖讲价之后，即使出现大起大落也不食言，而对一些摊贩、个人甚至外地商号长期拖

欠，或因市场萧条亏空倒闭不还的，仍待之以诚，从而使“万益祥”招徕的顾客都不易走失，生意越做越好，久盛不衰。

我父原系一个出身贫苦的打工仔，经过几十年拼搏成了龙州地区的富商，他富起来后，为地方和家乡做了一些值得称道的事。我父自幼失学，深感没有文化之苦。为子孙前途计，他主动找聚居龙州经商的粤人商量，尽各人的能力，合力举办一所学校培养自己和当地人士的子弟。在当时龙州商会会长谢贞吉、委员林吟卿、范晓初、姚伯麟、陈宗球等商界巨头带头下，于民国15年（1926年）龙州私立商业小学正式成立开学，校址在龙江街粤东会馆。这些商界巨头颇有头脑，不惜重金聘请有真才实学，懂得教育的人来担任校长和教师，先后聘请陈济云、陈明远、陈慧芳担任校长。由于教学有方，纪律严明，所教出的学生成绩相当好，都能考上初中，从而使龙州私立商业小学名噪一时。

民国23年（1934年）“广西边防督办署”以统一教学课程为由，将私立商业小学解散，合并于东门镇完小，所有该校的学生转入公立完小就读。是年秋，私立商业小学校遂停办。

民国10年（1921年）当地驻军韦云松师长出于自己的爱好，要我父到广东延聘粤剧团到龙州演唱，为了活跃龙州古镇的文化生活，我父欣然从命，亲自到广州聘请黄丽霜、梁一莺、蛇王坤等七、八位名伶担任主角，并组成广州粤剧团。是年春节在定浦街（现龙江街工商银行旁）龙江戏院演出，深受群众欢迎，在群众要求下，该剧团在龙州演出了一段时间，晚晚座无虚席，使龙州人一饱眼福。

次年春节，广州粤剧团第二次应聘来龙州演出，正值合龙戏院重修落成。因梁一鸞不在广州，便改聘白驹全替代，其余照旧，正月初一开锣，一直演到元宵节，前后半个月，场场爆满，群众赞口不绝。

我父两次赴广东组团来龙州演出，资助了五、六千块银元，为繁荣龙州社会文化事业做了一点贡献。

1928年春夏之交，我父因生意而返佛山朝阳街11号自己住宅居住。当时，正值西江洪水泛滥，而佛山地处低洼，顿成泽国，受淹街道很多，严重影响群众正常生活和工作。我父有见及此，毅然慷慨解囊，无偿捐赠二、三万银元购置杉木，架起一条水上通桥，方便过往群众。水退后拆下交由街坊保管，水涨时再行架设。该桥时称西水通桥，由朝阳街头接连高基街起直穿整条朝阳街再右转向西竺街到没受洪水浸的地段为止，四千米左右。此事深受群众称誉，一时成为当地有口皆碑的善举。

日寇侵华之后，大片国土相继沦陷。1939年日寇屠刀直指龙州，敌机天天轰炸，是年冬在日寇逼近之际，龙州开始第一次疏散。“万益祥”主要负责人员都疏散到雷平宝圩。我父当时正在香港。在此兵荒马乱之际，“万益祥”货物被洗劫一空。1940年夏，我父和其他人员陆续返回龙州，继续开门营业。当时股东谢福记提出退股，遂将“万益祥”重新组合，成立“晋益祥”，余下的三个股东继续合作，仍由我父继续主持，但生意较前惨淡多了。1941年起，龙州又接连第二次、第三次沦陷，“晋益祥”不断遭受兵燹之灾，从此一蹶不振，终于彻底破产。

我父在龙州第三次疏散时，便和家属到越南高平逃难。

在越南期间，曾与好友潘老善合作开设祥兴行，专营桐油、纱纸生意，经海防或西贡（现胡志明市）运销香港，生意也不错。由于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1942—1943年，日本占领香港和越南，祥兴行和香港业务因此而中断，无法继续经营，遂即倒闭。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我父劫后余生，即从越南返回龙州。战后的龙州，满目疮痍，一片荒凉。“晋益祥”蓄园只剩下残垣颓壁，空无一物，令人感慨万千。各股东饱受战祸之苦后，已无意继续合作，我父为重整家园便和侄儿林柱、林桂庭合资，组成“万和祥”，从头开始，重操故业。经过两三年的锐意经营，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规模，生意一直做到解放后。1956年1月“三大改造”高潮时，“万和祥”率先带头和其他同行一起，接受了国家对私营资本主义改造，走上了公私合营的光明大道。

民国初年龙州商业纪略

冯炳玑

龙州由于水路交通方便，是左江上游贸易中心，也是左江上游商业的集散地，商业颇为繁荣。然而，其所以繁荣的原因，除地利之外，还有“人”的因素在内。

民国初年陆荣廷当了“两广巡阅使”，谭浩明以裙带关系于1914年出任第二师师长兼龙州镇守使时，其部属的高级官佐便与县城的富商巨贾互相勾结，做商人的“保镖”，走私漏税，搞“权钱交易”。如：当时兴建的新龙戏院（原址即今之印刷厂）与开办“龙州电灯公司”（原址即今之县第一旅社）就是商人开“红股”给军方的。不久，谭浩明率部到广州，改番号为第一师师长兼代广东督军并抽调原驻北标营的炮兵团到广州近郊的燕塘驻防。这一调动，使县城的巨商们喜出望外，因为他们都是广东人，有亲朋故旧在广州，于是县城的富商巨贾与其在广州的亲朋便和驻广州的军方相互勾搭，沆瀣一气，倾向联系，搞起了丽江—邕江—西江—珠江直达航运；商办的启通、启亨、利威等儿艘轮船由军方派武装护航，不分冬夏，常年航行于这条航线上。因而，龙州与广州间的商品交流也就常年不断，货畅其流了。其载运的吨位，从下列事例可窥见一斑：谭家祠大门前两杆几十吨